阳光花城攀枝花

□ 刘泽夫 胡兵发

城记·40年

一直以为，攀枝花就代表钢铁；

听了这首歌曲才发现，如今的攀枝

花，鲜花是衣装，阳光才是躯体

从数十万建设大军来开矿到天南海北人民来沐浴阳光；

从百里钢城到阳光花城·康养胜地；

从荒凉之地到四川南向门户；

……

在共和国发展的进程中，攀枝花这个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可谓出尽了风头。

初来乍到，攀枝花与想象中有些出入，但透过冬日暖阳里纵横交错的群山，时不时就冒出的烟囱和那些吐蕊正旺的花朵，绿意盎然的草木，或是那些瓦砖——似乎一种特殊的力量驱使着你急切想与这座城市来一次深情的拥抱。这不仅仅是一种感官的冲动和对美的占有欲，而是一种在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新潮交相融合下，呈现出的独特气质。

在攀枝花人眼中，“攀枝花”盛开时独立俏枝头，不需要绿叶的衬托；凋零掉到地上依然仰天长啸，神定自若；枯萎后，还是百姓餐桌上的一道美味——它以独特的形象，为一座城市的无私奉献及不懈奋斗赞歌。

承载 历史

“漫漫历史长河中，攀枝花寄托了几代人的记忆，是一段永不过时的精神。”

“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力无穷，众志成城心向党。”这是彭德怀元帅1966年4月1日深夜，在三线建设主战场之一的渡口（今攀枝花市）写下的诗。在那一代人甚至更早前人的记忆中，攀枝花只不过是块荒凉之地，正是由于“三线建设”时代号令，才造就了如今的阳光花城。

至于“攀枝花”的由来，至今没有一种确切说法。有人说是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前后，金沙江畔的上、下坝村，因村口有一株高大的攀枝花树，遂称“攀枝花村”；也有人说是1958年，地质部长李四光向毛泽东汇报：四川金沙江畔发现一个大铁矿。主席问：那地方叫什么名字？李四光说：那里荒无人烟，只长着几棵攀枝花树，地质勘查队就把那里标注为“攀枝花”。毛主席一锤定音：“攀枝花”这个名字好，既响亮，又充满诗情画意。共和国的版图上，从此诞生了这座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

无论哪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工业一、二、三线设防的战略布局中，攀枝花因其特殊优势，是国防“三线建设”最理想的钢铁工业基地。

岁月的痕迹，已经褪去，如今只能从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依稀找到一些足迹。

跟随毛主席“三线建设不起来，我睡不着觉”慢步探访，在一件件实物展示与声光模拟中，仿佛那几十万建设大军在国家一声号令下昼夜兼程赶赴前线的场景就在眼前。无论是那张当年“席棚设计院”旧照片，还是“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的环境写照；抑或是建设者们发出的“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家，一心想着攀枝花，不出铁水不回家”的豪情誓言，再或是“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等建设者生活的真实记录，这些对于不曾经历艰难困苦的我们而言，内心的震撼毋庸置疑。

或许正是这样无私奉献与不怕牺牲的精神，最终让那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用青春和汗水创造了令时代和世人称奇的攀钢厂等世界奇观。

阐释 幸福

“幸福千万种，攀枝花最自然的盛开，给予了人类最本真的幸福。”

与北方的冬季相比，天府之国自然还多了几分妩媚；而几百公里开外的攀枝花却是恰到好处，处处已是花红柳绿、暖阳高照，让被棉衣、羽绒服包裹了许久的我们，迫不及待地要甩掉身上的累赘。

位于盐边县红格镇的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红格训练基地，那群可爱的姑娘们正在为国家荣誉时刻准备着。十七八岁的她们，为这座大山深处的小镇增添了别样活力，当地人觉得自从她们到来后，镇上游客多了，环境变漂亮了，大家的生活也更富足了；隔山相望，几十公里外的人们，还正在为他们特有的金色梯田穿戴新装，载歌载舞迎接八方宾客，展示自己的独特人文风情和浪漫花海及“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殊气候。

午饭之后，沿雅砻江蜿蜒盘旋、逆流而上，越过三滩，眼前的一切越发让人心旷神怡、清新自然。桐子林、菩萨岩、老君庙等一个个颇具诗意的地名，在山、水的交相辉映下，显得绚丽多姿，游览之余对即将进入的二滩水电站及沿岸风光又多了几分期盼。

沿江一路上行，前方道路变得越发狭窄，焦急地在山间盘旋，又钻过山洞之后，突然一座万丈堤坝映入眼帘，暖阳照射的山间犹如舞台启幕。以前看到老家的一座水库，就非常称奇，殊不知那与眼前的景象比起来，竟如芝麻。想到当时那个资源匮乏、技术低下的年代，前辈们竟然筑起这万丈堤坝，挡住那汹涌波涛，自己倍感渺小。

巍峨山峦间，湖面碧波透绿，色若翡翠，无限延伸开去。如果划上一只小船，你都不忍心抖动船桨，怕划破了那张近乎完美的、未经任何粉饰的“少女的脸”；如果行船而下，你定能找得到“高峡出平湖”的豁达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和兴奋。

如果说高山、峡谷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那么如今的二滩水电站及雅砻江沿岸优美的风光，则是自然天成与厚重人文的完美融合。联想到异常激烈的经济竞争和那些挖空心思的开发建设，看到眼前近乎完美的风光，你就能深刻领悟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时代最强音的用心良苦。

是的，虽然面对自然条件的约束、面对时代发展的新挑战，但英勇的攀枝花建设者们在想象力的引导下实干苦干，不仅让本是荒弃的大山变成了世界奇观、国之重器，他们还用精湛的笔墨，让这峡谷断肠之地，变成了人类最完美的休憩地和人与自然的融合体。

兴起 浪潮

“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攀枝花大打阳光牌，掀起了一场新时代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潮流。”

经保安营机场，进入攀枝花的一路上，除了延绵群山、蜿蜒山路和远处层叠的矿坝，酒店电梯里播放的那首《四季花香》是我对这座城市最直观的印象。就如歌中唱的那样：

那里有四季灿烂的阳光

采一朵白云

把我的心情擦亮

……

美丽的攀枝花

照亮回家的方向

白云悠悠

送来阵阵花香

我的心儿不再流浪。

一直以为，攀枝花就代表钢铁；听了这首歌曲才发现，如今的攀枝花，鲜花是衣装，阳光才是躯体。听攀枝花朋友介绍，早在2012年，攀枝花就开始通过推广阳光优势，谋求转型发展之路，但直到2014年12月7日，中国康养产业史上的首次盛会——首届中国阳光康养产业发展论坛在此举行后，才点燃了攀枝花康养产业发展的“星星之火”，并兴起了全国阳光康养产业，更推动了攀枝花的华丽转身；2017年该论坛重回攀枝花，表明攀枝花在全国阳光康养产业中的特殊地位。

的确，这里每年2700多小时的阳光资源，加之这座城市优越的海拔、温度、湿度、洁净度、优产度与和谐度，都让当地人的多项生理指标显著改善，这也吸引了四方游客如自然迁徙一样聚到这里，沐浴如春的温暖，尽享天然氧吧。从2012年至2016年，攀枝花市接待游客总量从852.57万人增加至2062.52万人；入攀过冬的“候鸟”老人由2013年的3万人次增加到了2017年的15万人次。

当祖国的广袤大地正处于严寒渐冻之时，此时的攀枝花无论是在安宁河畔的米易，还是攀西大裂谷带的仁和，或是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盐边，处处都是如潮花海和暖阳高照，处处都能亲近这座城市的别样情趣。

如今，勤劳的攀枝花人民，还将阳光与农业、工业、医疗、旅游、运动相互融合，全力打造康养+新兴产业体系，努力在“百舸争流”的竞争中，占领中国阳光康养产业的“制高点”，让“孝敬爸妈，请带到攀枝花”成为时代新潮流。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曾经那个饱经沧桑的攀枝花，正朝着“全国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目标跨步前进，并呈现燎原之势；未来的攀枝花，随着“中国钒钛之都、中国阳光花城、中国康养胜地、四川南向门户”建设的齐头并进，“阳光康养”必将成为引领攀枝花发展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动能。

上图：新山傈僳族同胞载歌载舞迎接宾客。

京城春深

□ 杨笔丹

穿越北方的漫漫冬日，仿佛一夜之间，北京的春天就生机勃勃地站到了我们面前。

我喜欢北京春天的味道。春天是有味道的，而且各地都不相同。在北京，春天的味道是清新的、芬芳的，风也是轻轻柔柔，没有冬日的冷峻，也还没到夏日的酷热，让我想起“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诗句。走在春风里，那清香的气味迎面而来，那甜美的气息能将万物包围，泥土也带着朱自清先生笔下“新翻的泥土气息”。这种气息孕育着一个冬天的精华，唤醒沉睡的花草，催生枝头的枯枝，虽然昨天还是星星点点，几天时间竟能培育出一片花海、绽放出满枝春意，飘落出满城的芳香。

我喜欢北京春天的声音。春天的乐曲一点点在耳边奏响，闭上眼睛用心倾听。起始，有万物蠕动、百种发芽的大地苏醒声音，有干涸泥土尽情吮吸的春雨润物声音；渐渐地，有叽叽喳喳、呼朋引伴的候鸟回归声音；春潮涌动起来了，有竞相绽放和争奇斗艳的百花盛开声音，还有孩子们嬉戏玩耍的稚嫩童声笑声，全都喧腾在一起，共同演奏一曲盛大的春天交响乐，久久在我的心头回荡，余音绕梁、沁人心脾。

我喜欢北京春天的景象。尤其在这春深四月天，绿油油的草地顺势铺开，大口大口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娇艳的花儿含苞待放，扭动着身姿展示自己的秀丽，风中摇摆的长柳也不甘寂寞在春风的拂动下嬉戏玩耍，还有整冬绿意吐出新芽的松柏，抽出新丝满天飞舞的杨絮，无不因春的到来而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欢呼庆祝，集体吐露着芳华。这五彩缤纷的景象如梦如画，我生怕一眨眼，就弄丢了她的踪迹，像个孩子一般目不转睛地在玉渊潭的樱花、颐和园的玉兰，还有北海公园的迎春里反复寻找，只想把这春意写入脑海，让绿色永留心头。

草木声息

紫叶李的记忆

□ 张有昌

李花是一种总被人忽视的

花，但它依然在这个春天里，开着

漂亮的花，紧密地连缀在枝干上，

一路高歌，伸向蓝天白云

进入春天，家门口的那几株紫叶李，细细碎碎的花开得粉艳艳的，一天比一天浓。

粉艳艳的这个词，是我远远地看，脑海中冷不丁冒出的。近看，李花的五个瓣儿，没有一丝一毫的粉或红，雪一样的白。如果一定要说一点杂色，仅在它的蕊，花丝顶端的花药是很小很小的黄点点，花心的子房有一缕渐变的淡红。关于李花的白，其实古人早有诗词为证：“秾李花开雪满空，缟裙香袂俨春容。”“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前一句，是南宋管鉴的，春天的李花，春天的女子，都成了诗人眼里的美景；后一句，看似大白话，却是宋代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的，联系上下文，“小园几许，收尽春光”。

我疑心，我远看的李花粉艳艳的，是因为那雪白的花映在紫色的叶片间的缘故。这时节，叶和花，一样的稠密。还有那含苞待放的朵儿，像极了一粒粒红豆，是鲜红色的；那欲放未放的，露出一点点白，则像是红豆爆出的米花。

跟桃花比，李花似乎总处于附属、随从的位置。说到桃花了，顺带提一下李花，碍于情面似的。这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似乎只有排在桃后面的份儿。中国的古典诗词中，李花之于桃花，就像《白蛇传》中小青与白娘子的关系，似姐妹，又像是丫鬟和小姐。你看：“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青荧陵陂麦，窈窕桃李花”“小院低窗，桃李花开春昼长”……很少有人先正面说李，后附带写桃。

李花，从未这样亲密地融入我们的生活。

我居住的小区，是个农民集中居住区，小区里的紫叶李，不是几株，而是家前屋后，好多好多排。小区里的花，也不只紫叶李一种，有许多许多种：桂花、白玉兰、红花檵木、紫薇、垂丝海棠……只是在这个季节，紫叶李的花开得最妖娆热烈。

我年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一株李树。那株李树长在老家屋后竹林深处的杂木丛中。那个高埂上常有马蜂安家、毒蛇出没，大人禁止我们小孩子去玩，但那里是我们的天堂。无意中，我们发现灌木丛中竟有一株李树。四周杂树拥拥挤挤，与它争抢阳光，高埂上又常年干旱，这株李树生长得瘦瘦弱弱，病蔫蔫的。我见过它开花，也见过它结出一两枚小果子，却从未品尝过成熟的果实。未成熟的李子，苦而涩。我们也希望等到它渐黄，变红，发软，但好几个孩子同时发现这个“重大机密”，在那个没有任何零食，整天饥肠辘辘的年代，谁信任谁，谁有那个耐心呢。见者有份，一颗生李子，几个小伙伴分着尝。一人咬一小口，轮流吃，谁咬多了，立马遭到大家谴责、制止。尽管一个个苦涩得龇牙咧嘴，分食完一只生李子，大家还是欢天喜地。

在乡村，大人约束孩子吃李子。“桃饱杏伤人，李子吃死人”，从小我们就经常被大人用这句话警告。意思是说，桃子可以当饱，多吃无碍，杏子吃多了伤身体，李子还是少吃为佳，吃多会死人的。这个提醒，实在多余，我们没有机会品尝到那么多李子。我家的那株李树，可能是庄上唯一的李树。米饭尚不能果腹，哪家还有心思种果树、奢望吃水果。它长在荒埂上，没有人管理，自生自灭，后来不知所终。

今天，李树渐渐多起来了。它长好看的叶，开漂亮的花，也结出红玛瑙一样精致的果实。它的果实很少被人关注。小孩子看着稀奇，会偷偷地尝一两枚。我也偷偷地尝过，酸酸甜甜的。我偷偷地尝，是怕熟人遇见，笑我“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大不小了还这么嘴馋。我没有机会向他们解释：我尝的是童心，是在弥补孩童时的诸多遗憾。

如今，我们身边的“宝”太多。许多物品，到了极大丰富的程度，再也不是我们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每天去小区外田野上散步，我曾不止一次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脚下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千百年，为什么是我们这代人，过上了今非昔比的好日子？

答案主要不外乎这样三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好了，组织生产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了，科学技术发展了。同样是栽树，不再是过去的纯人工劳动，用上了挖掘机、起重机、喷灌机，劳动效率是过去的许多倍。而树苗，正由机械源源不断地从专业化生产的苗圃场地运来。

紫叶李的枝，很少有旁逸斜出的，而是团结成一束，一律向上。那些紫的叶、白的花，紧密地连缀在坚韧、笔直的枝干上，有序绽放，一路高歌，伸向蓝天白云。没有风的时刻，一株树，就是一束花；春风拂过，树梢微微颤动，那是它们在展示柔美的身姿、欢乐的时光。我坐在别墅二楼的书房里写它，不时抬眼看它，窗口似有花香飘来。

冷眼

别让网上“鸡汤文”误了中老年人

□ 许民彤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7.72亿，50岁以上群体占10.4%，比2016年上涨1个百分点。中老年人正在成为互联网世界中一大新增群体。

中老年人上网，除了看新闻资讯，在微信中发表情包、朋友圈点赞、接发红包外，他们的情感和沟通需求更加突出。数据显示，中老年人浏览网络内容排名最靠前的是与慰藉心灵、调节情绪有关的心灵鸡汤，分别有76.5%和72%的中老年用户浏览了这些主题。

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中老年朋友圈中流行的“心灵鸡汤”，还是网上众多的“心灵鸡汤”，基本上是以营销为目的的“伪心灵鸡汤”，思想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心理价值都不大，但不少中老年人对此并未有效甄别和判断，热衷于将微信朋友圈里的各类“鸡汤文”甚至谣言，频频转发给亲戚朋友……

中老年人为什么如此热衷“鸡汤文”？他们最关注养生滋补、防病消灾类的“鸡汤文”，这类信息在中老年人的朋友圈中广泛流行。从心理上讲，当一个人步入人生老年的阶段，身体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他们更关心生死问题、情感寄托问题。于是，这些“鸡汤文”遂钻了空子，却根本无法给予人们对生命焦虑、情感焦虑的解答。那么，中老年人对生死问题、情感寄托问题，应该抱有怎样的态度？

最近，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周大新，出版了首次触碰老年题材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周大新说他“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自己对老年生活有预先把握，学会与衰老共处”。

在《天黑得很慢》中，周大新写了中国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养老、就医、亲子关系、黄昏恋等，其中描写了人到老年后身体逐渐衰老，慢慢接近死亡的过程，也写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独……

周大新说，随着自己变成一个老年人，接触的老年朋友越来越多，所以很想描述一下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风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单从年龄的层面上说，其实只存在三种人，即已经变老的人、即将变老的人和终将变老的人。老年，是我们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一段路，这段路上的风景你想不看都不行。”

在写作中，周大新没有回避触摸老人的疼痛之处，“写，就会触犯众多老人的禁忌，让大家都难堪；不写，又觉得不真实不真切”，但最终周大新还是选择了真实表达，“我把老人萧成杉遭遇困境的画面，无保留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同样是面对老去，林语堂说，人生有内在生长和腐蚀的内在循环，是一种自然规律，假如我们对于老年能有一种真正的哲学的观念，照这种观念调和我们的生活形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看来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闪灭，一个人便永远长眠不醒了……对衰老、死亡，表达的也是一种平静、自然、随顺的心态。

周大新描写的困境，林语堂的合乎自然规律，其实是揭示了人生老年的真相，也为中老年人应对这个人生阶段提供了一种态度和答案。中老年人应该从那些流行的“鸡汤文”中走出来，去获得真正的具有“正能量”的理性的人生认识……